

一 德國內閣改組

二月二十七日，以社會民主黨首領穆雷（Hermann Mueller）為總理的聯合內閣，突然總辭職，由中央黨首領白留寧（Dr. Heinrich Bruening）繼組內閣，這表示政府的動向，從左到右，並且新內閣還是一個少數黨內閣，故將來的變化，實值得我們的注意。

穆雷之第一次組閣，在一九二〇年三月，至同年六月而倒壞；第二次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到今年三月，為期一年九個月。在這期間，曾屢次有倒塌的危機，尤其自去年末以來，因外長斯脫來斯曼的去世，財長希爾弗定的辭職，其打擊為最大。故這次總辭職，可說在人意中，惟內閣之倒，非由外力，而是因為內部的分裂，這不免令人覺得稍可驚異。

原來穆雷的聯合內閣，其中之所包含，自左派的社會民主黨起，以至民主黨、中央黨、人民黨、巴威略人民黨，是從左到右的一個大聯合，故內閣行政方針，往往須費盡商酌，始能妥協，而在沒有重大問題發生的時候，尚可保著相同的步調。今年以來，因為楊氏計畫的實行，閣內各黨派間意見分歧，一時內閣形勢甚為危急。而卒趨於倒壞者，則因為失業保險問題。即失業保險金是三·五%，還是三·七五%，內閣之倒，便是由於這1—4%的差數；而由國家的預算言，則為七千萬馬克。

當斯脫來斯曼未去世之二三日前，代表重工業的斯脫來斯曼方面的人民

不擁護此聯合內閣，一時內閣以失其聯合的基礎，頗陷於瓦解的危機。時斯氏正以第一海牙會議之後，有事日內瓦

，於是會議一畢，即歸柏林，竭力調停，好不容易始解除了這難關。不幸，斯氏却以此勞力過度，撤手長逝。自斯氏之死三四月，現在又以同問題，致內閣不得不出於辭職，無怪人們的評論，要說：「自斯脫來斯曼之喪，內閣已完結其使命了。」

失業問題，說起來實是一個世界問題，美國的共和黨政府以此而困惱；英國的勞動黨內閣，以此而屢瀕於危機，即如遠東日本也如這樣。在德國，一九三〇年失業保險會計的不足，計至三億二千一百萬馬克。這不足的數目，實大費政府的躊躇。當此之時，自然只有增加保險費。但增加之數，是工資的三·五%呢，還是三·七五%，在這裏，內閣中發生了兩種意見。因為此增加的三·五%或三·七五%之數，須由勞資兩方，各半分擔。而出身社會民主黨的勞工部長維塞爾主張三·七五%，反之，代表重工業團體的人民黨閣員，則謂三·七五%在資本家實不堪負擔，有陷於產業不振的危險，主張三·五%。兩方各不相讓，於是中央黨與民主黨的調停案，但三月二十七日的閣議，以巴威略人民黨之反對，亦不成功。這樣，到了最後

，內閣遂不得不趨於瓦解。次日（二十八）中央黨領袖白留寧乃承命組閣。

德國的中央黨，真名實兩方是一中間政黨的性質，在小黨分立的德國，曾利用其左傾或右傾的形勢，自一九一八年共和成立後，組織過二次馬克思內閣。這次的內閣，因爲是以天主教爲基礎的中央黨在中心，所以較之前次社會民主黨內閣比較右傾。其中之所包含，如人民黨、民主黨，都屬右派；說起來，新內閣實是由中間政黨連結右派各小黨以成的基礎甚爲薄弱的聯合內閣。現在，與之立於反對黨的地位者，有左派方面的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論人數實比政府黨爲多。此外，有德意志國民黨，白氏組閣之初，雖會竭力拉攏，然卒未加入，故實有舉足重輕之勢。少數黨的白留寧內閣，這樣要在議會中與多數黨奮鬥，是很可注意的事。新內閣在議會的第一次表示行政方針的演說，是四月一日。當日，反對黨的社會民主黨即提出內閣不信任案；四月三日，投票結果，但却以二百五十八對一百八十七之多數而否決。少數黨的內閣爲什麼能忽然獲得多數呢？則說起來是因爲國民黨的軟化，及有些議員恐怕內閣解散議會。我們要知道一個議員的當選不是容易的事，所以當舉行信任投票時，據說有二十多名的議員沒有參

加，這都是屬於共產黨的，他們現在正為刑事的訴訟逼著，一旦會議解散，就要失去議員的特權，有被拘捕的危險。所以白內閣的能够辛苦保持其成立，實由他的解散議會的決心。他是以這樣的決心與反對黨相搏戰的。如當四月十二日在議會中討論租稅法案第一條時，因為這案的通過與否，等於決定內閣運命的信任案，所以出席議會的時候，白氏竟帶著解散令同往，結果算以二百十七對二百〇六，十一票的多數而通過。我們可知這是很僥倖的。但是若謂這樣，內閣可以保持，那却是沒有的事，議會的解散，或者卒不免到來罷。

至失業保險問題，則自白氏登台後，由他與民主黨的馬亞制成為調停辦法以為解決。

二 甘地被捕

關於印度的獨立運動，在前二期的本誌上，曾有記述，我們近來在報紙上，但見他一天天的展開，形勢一天天的激化，各地接續發生暴動，領袖人物後先被捕，當此之時，英國當局之必將更進一步採取斷然的壓迫行動，可以確言。『獨立！否則監獄！』揭著這條戰鬥的口號的甘地，這樣遂於五月五日晨在弗拉脫被捕，當即車送孟買，投於愛

羅達的獄中。這計畫，英政府因鑒於印度局勢的嚴重，本是早已決定，惟其實行則一任印度政府自行處置。而甘地方面則也知道遲早自己必將被捕，他想由此來激勵同志奮鬥的勇氣，所以關於繼任人選，也有預備。繼著甘地為反英運動的指導的，是巴羅達市高等法院推事回教徒的阿華白斯、蔡博祈，但因他不管當局的警告，帶了義勇隊員襲擊製鹽工場，卒在十二日晨，亦為所逮捕。蔡氏以後，繼任的是有名的女詩人那杜夫人，但是亦在二十一日為所逮捕。在這時候，印度各地，罷工暴動，時時勃發，無抵抗主義的反英運動，大有一轉而為抵抗主義的武力行動之勢；默察前途，實有值得我們注意者二點，即關於英國方面與印度方面。

關於英國方面，他是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印度，因此，就英國各黨間的關係而言，勞動黨即其欲對印度表示溫和態度，亦有所不能。至於保守黨，則誰都知道，他對印度獨立運動，只有一副頑強的態度，自由黨則因近年以來，印度的要求公然有獨立自主的字樣，亦日趨頑強。去年年底，自由黨領袖路德喬治曾在每日郵報(Daily Mail)發表一文，我們由此可知其態度硬化的一斑。他說：『印度的獨立是談不到的事，即其自治，也是不可。若其真心為英帝

國忠實的一員，準備與英國協作，那末自治尚可允許，但若不然，想以自治為達到獨立的一階段，則決不能，英國非加以統治不可。」自由黨的態度既是這樣，勞動黨為欲維持其政權，自亦惟有依此政策。所以勞動黨之對印度獨立運動抱鎮壓的決心，我們就為其自己維持政權，為英國保持日薄西山的運命，是勢所必至的。不過乘這機會，在武力的壓迫之後，給印度以一點溫情的態度，或者也不是不可能的事。這樣，在秋間的圓桌會議，也許能有暫時的解決罷。

至於印度方面，則自最初，也許即知道獨立運動的將來是要失敗的。因為如破壞食鹽專賣那樣的戰術，以之為一種手段，尚可說得過去，若其目的是想以此來毀壞英國的統治，那却未免迂遠。或者，推他們之意，是想由此動因，引起印度全土對於法律的破壞運動，使英國無可如何，陷於不堪收拾的境地；但是我們須知甘地的運動，在印度殊不能得全國民衆一致的擁護，回教徒於此次事變，站在旁觀態度不必言，即中下階級的分子，亦對之同床各夢，抱著懷疑態度。原來甘地一派之所代表的是資產貴族中人，年來因印度產業相當的發達，與英本國的利害遂不能盡

法，如最近對印度棉業之要求有特惠關稅即其一例，因此，對英國表示不滿，想除去此桎梏。但是反之，倘若英國答應了他們可以在英國統治之下，利益均沾，即得有自治領地的地位，那末他們實是不難出賣革命，而與英國妥協。所以在這裏，印度獨立運動的內幕，是無非想藉此能多有所獲，也不是一定要要求獨立——至於獨立運動，決不是和平非武力抵抗所可能，我想當誰都明白的。

這樣，這次印度獨立運動的結果，我們實可以明白，將不外妥協了事，正如賣價還價之間，最後來了調停，而賣買以成。所以在目前，一方面不惜調兵遣將以極橫暴的手段，肆其壓迫；而他方面則由無抵抗一轉而為以暴動相抗。但印度自一八五七年大暴動後，我們須知是全國被解除武裝的，今日的印度人民，不但火器，即刀槍之類亦遭禁止；想以赤手空拳，憑藉棍棒瓦礫等，以與飛機坦克車相抗，是誰都知道要被壓服的。所以說起了印度獨立運動的運命，我們雖不勝寄其同情，然而事實却是這樣，則又未免令人為之唏噓不置了。

三 英埃關係

要講最近的英埃關係，則第一得著眼於一九二三年，英

國雖認埃及爲獨立國，而仍附帶著四條件。即：

- 一 英帝國在埃及的交通的保護；
- 二 因直接或間接的外國的攻擊或妨害，對於埃及的防衛；
- 三 英帝國在埃及的據護；
- 四 蘇丹的保有。

蓋英國爲保持其建國的基礎印度，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埃及，但若仍對埃及行其頑強的支配，則又恐柴魯爾等一派華夫特黨（Ward）的運動，故甯退一步，採自由主義的政策，以懷柔他們，收棄其名而得其實之効。這樣，到了一九二四年，乃許埃及召集議會，但是結果，不管愛倫培的獨裁，華夫特黨仍居多數。他們要求完全的獨立，不以保留條件爲滿足。這樣，開始了新交涉，當時的勞動黨政府因爲拒絕將蘇夷士運河委託國際聯盟，同時並拒絕放棄蘇丹，於是交涉破裂，英帝國主義對埃及採用頑強態度。其後保守黨政府則亦如這樣，因華夫特黨態度的緩和或强硬，運用其懷柔的或彈壓的政策。但是此種條約，埃及議會却始終未與通過。

一九二八年七月，英政府覺得從來的懷柔政策，不是辦法，於是決意實行獨裁政治，命馬慕特（Mohammed Mahmud）爲首相，停止議會三年，封閉報館，禁止華夫特黨的集會，然而這樣，却益激起埃及人心的不滿。而在

此不安的情勢中，勞動黨又第二次登台。埃及人以久受鮑爾特溫內閣的壓迫，頗希望從此議會制度得以復活，可以自由選舉議員，在友誼的情感中討論當前的問題。但是，那知勞動黨像第一次樣，其對資本主義的忠實，比保守黨實有過之無不及。所以雖然於上台之初，能免埃及長官路德（Lord Lloyd），而赫特生的聲明則謂：「這意義並不是變更英國向所採用的傳統的對埃及政策。」

勞動黨這樣與其指揮下的埃及政府，重又來商議協定。新協定的第一項謂英國在埃及的軍事的占領已經終止，但英國爲保其與他殖民地交通的必要，仍須保護蘇夷士，在其地駐屯若干軍隊；這樣，其意義實與武力監視埃及無異，與軍事的占領亦沒有什麼不同。又，在協定中更有所謂英埃軍事同盟的規定，即當發生戰爭時，英國得以軍力援助埃及。還有關於蘇丹的統治權，則仍在英人手中。而埃及財政司法等機關，仍須任用英國官吏，軍事則由英人教練。

說起來在此等情狀下的埃及的獨立，是非常滑稽的。當然對於這樣的協定，他們不能承認。他們並且反對那賣國的政府。在這情勢中，於是以英人的助力而成立的馬慕特內閣，遂不得不出於辭職，而由耶根（Adly Pasha Yeghen）繼組內閣，一面並恢復憲法，舉行總選舉，預備召集

議會。在這裏，我們要注意的英國勞動黨的態度，為什麼至此趨於緩和，許埃及恢復議會？則因為與華夫特黨有了諒解，華夫特黨答應於上台以後，批准該項協定。這是去年十月間事。

今年一月，議會重開，華夫特黨仍得了最多數，於是因其領袖奈哈士（Mustapha Pasha Nahas）組織內閣，即進行與英國的交涉，三月末，並親至倫敦。但是，這交涉的埃及讓步，實不容易成功。這樣，英埃關係便將沒有法子解決。惟在這裏，埃及與印度有不同的地方，即埃及是已得有名義上的獨立，因為殖民地資本主義的發展，階級的分化日漸鮮明，所以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華夫特黨，我們但見其一天天右傾，其終必投降於帝國主義，對之表示妥協，我們是可以推想出來的。印度資本主義因為亦有相當發展，但尚完全在英帝國的統治下，故其資產階級與英國資本主義有利害的衝突，而多數民衆則實在旁觀地位。總之，真正的獨立，決不是對帝國主義強盜而用哀求論理的方法所可能的。

就政黨的目的是想把英帝國造成一個經濟單位，內部彼此之間自由貿易，無關稅的阻隔，但是這至少有二條件應先成就，即第一自治領地及殖民地從此停止工業的發展，凡屬工業品都向英本國購買，外國品如美德日本即其價格較廉，亦不買，甯購英國高價的製品。第二在英本國方面則自自治領地及殖民地購糧食及原料，即價較高，亦不之

四 英國政黨的新變化

順；若南北美、東歐或亞洲的食糧，則對之課取高稅，拒其輸入。但是二者到底不易實行，如加拿大與澳洲，即以保護關稅等手段，竭力謀工業的發展。英國即其頗出高價，購買澳洲的羊毛、加拿大的小麥，恐仍不能抑止其野心。且就第二點言，英國向以自由貿易為國是，雖近年來對於少數物品徵課保護關稅，但食糧課稅，恐非英人所能承認。我們來看一九二八年輸入英國的糧食及工業原料（單位百萬鎊）：

| | 由英國 | 由外國 | 合計 |
|----|-----|-----|-----|
| 糧食 | 一八七 | 三一六 | 五〇三 |
| 原料 | 七一 | 一九七 | 二六八 |
| | 二五八 | 五一三 | 七七一 |
| | | | |

即英國須有七億七千一百萬鎊的糧食與原料始能自給，而以此故，為驅逐五億以上的外國輸入，就得課取重稅。結果必使物價提高，生活困難，至少使英國的對外輸出因以大減。而英國工業品的市場，在一九二八年則如次（單位百萬鎊）：

到英國
到外國
合計

| 工業品 | 二二三五·七 | 三〇三〇 | 五一八·七 |
|-----|--------|-------|-------|
| 總輸出 | 二七五·七 | 三九五·九 | 六七一·六 |

這話是可以注意的。

——記者——

故若實行統一帝國黨的主張，英國就須準備在外國市場有四億的損失。所以說起來要造成一個經濟單位，以對抗他國，到底不可能。這樣，此新政黨的成立，其意義將不過是對保守黨的分裂。而以此故，保守黨或不免如自由黨內有愛斯葵士的分離樣，成爲小黨。

正與統一帝國黨的成立同時，勞動黨內部亦發生分裂現象，麥克唐納聲明退出獨立勞動黨（Independent Labor Party）這使勞動黨內的左派，即麥克斯登（Maxton）派將明白的與勞動黨右派立在對抗地位。這原因是由於勞動黨自登台以來，政策右傾，故頗爲左派分子所不滿。而此種形勢，若長久下去，則右傾的勞動黨分子爲維持政權，將大有與自由黨協力的可能。這樣，向以二大政黨自誇的英國，今既成爲三黨，然形勢似不止於此，則在將來，造成大陸那樣多黨分裂的現象，或者也不是不可能。所以有人說，現在的英國是從二大政黨到小黨分立時代的過渡，

